悠悠故乡情

□ 途 遥

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故乡——黄歇口镇!

据史料记载,黄歇口,源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黄歇。黄歇是楚考烈王时期的宰相,封春申君,并以其智慧和才能著称。据传,黄歇曾在此地驻扎,带领乡民治理水患,因此,后人将此地命名为黄歇口以示纪念。又因清同治《监利县志》载:“伍子胥庙,在香城”,即黄歇口镇境内,今为香灵寺;历史名人伍子胥出生于黄歇口,更使黄歇口这个小镇熠熠生光。

朋友,只要到黄歇口,没有不知道大兴垸的,我的老家,就在大兴垸,现叫大兴村,它紧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腹地镇政府,地位重要,优势凸显。

大兴垸,经查史料志,系特殊的湖沼荒泽地带,又号称“马路长江通海口”,其名称和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垸,是一种围垦形成的土地,通常用于农业耕作。“大兴”二字,意为大规模开发和兴建,故而得名“大兴垸”。它是在明清时期,由当地居民通过围湖造田的方式逐步形成的。由于彼时地域低洼,易受水患影响,因此,居民们通过修筑堤垸,来保护农田和村庄,从而形成了大兴垸这一独特的地理景观。

同时,大兴垸属长江家族系列,通过西门渊起水输送,可直通大兴垸浇灌。长江的形成与长江流域水文环境密切相关。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水患频发的地区,昔日,为了抵御十年九水洪涝灾害,老百姓不得不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保护自己的家园和农田。围垸造田,便是其中的重要途径与策略。通过修筑堤垸,能有效控制水害,防止洪水突如其来侵袭,保障农业丰收与社会稳定。

随着年龄的增长,久居他乡,梦中对故乡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朋友们常常在一起谈论起故乡,都是眉飞色舞,引以自豪,因为他们的故乡各有千秋:有繁华都市的高楼大厦,有傣族清爽雅致里的竹楼,有神秘旷阔中的蒙古包,有温馨隐蔽的延安窑洞,还有山寨新颖别致的吊脚楼……而我对故乡大兴垸那炊烟四起的农舍,情有独钟!

我的家是一栋三间三拖的平房,屋后面两侧是两米高的围墙,中间有六米长的后拖空间,栽着果树,摆着各种用具,夏天就在院子里乘凉,安全舒适。后面与之相套的小屋就是厨房、厕所、堆农具的杂屋等,可以叫着“配套用房”吧。新颖别致的农舍,赫然的栖息在希望的田野上,伴随她的是袅袅炊烟,缓缓流淌的小河。

每到孟夏时节,青的是稻谷,黄的是麦子;农民在明镜似的水田里犁地,得意而恬适。身边弥漫的是清香的泥土的气息,天空飞来飞去的是忙碌的小鸟,眼前是活蹦乱跳的青蛙、小鱼,有时,顽皮的孩子在犁地的父亲身后提着个桶,还能捉到泥鳅、鳝鱼……每每提起这些,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我魂牵梦绕的湖乡水区,那里留下了我童年的足迹;那里放飞了我少年的梦想;那里尘封了我面对大海,走向诗和远方而对乡情的无比眷恋!抚今追昔,目睹故乡发展变化,令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心中泛起岁月的涟漪!

故乡大兴垸,风景秀丽,人丁兴旺,我们村子按地理方位,可分中台上、西湾的、北台上、南台上,我的家就在南台上,台子正前方,是一望无垠的湖田。大兴垸有200多户人家,近千名人口,除两个组杂姓外,基本上都姓万,乡邻和睦,民风淳朴。十多年前,镇政府迁到大兴垸东边,更加刷新了她的靓丽与姿容。

大兴垸怀抱里的大兴村,村子被稻田缠绕着,房子大都坐东向西或坐北朝南而建,家家户户都成“小线条”似的,一排排、一栋栋,全是漂亮楼房。房前屋后,大都种的桃树、李树、梨树,这让我想起儿时读过的一篇课文,房前种桃李,屋后栽白杨……每每春夏,花果飘香,空气清新,环境幽静。

大兴垸在旧社会,属于典型的“水袋子”,十年九水,有时颗粒无收。解放后,兴水利,造福于民,改造成了良田。春天,花红艳艳,夏天,稻谷沉甸甸,秋天,田野黄灿灿,冬天,丰收喜盈盈;农田经营权都分到了各家各户,由个人管理与有序布局种植、养殖。莲藕、荸荠、花生、红薯、小麦、黄豆、芝麻等经济作物不胜枚举;黄鳝、螃蟹、鱼类、生猪、鸡鸭等养殖业红红火火。

站在村前,眺望远方的大兴垸,是一望无垠的水稻田,良田万顷,鱼米满仓,因此,黄歇口镇也号称“全国水稻生产第一镇”。黄歇口镇内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四湖河,她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大兴垸,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四湖河是黄歇口的母亲河,内荆河则是她倍受青睐的女儿,她弯弯曲曲,自北向南而去,河水清亮而平静,似一条迂回的绸带,又似明如玻璃的镜子,镶嵌在广袤的田野上,一年四季,川流不息。我们南台上的后面就是内荆河,河的两岸,稻田肥沃,灌溉便利,距村子极近,耕种方便,天旱或水渍,她都会公平的布局调剂。农民种地依赖着她,水肥土种,缺一不可。近些年,搞科学种植,优良稻种,精密管理,亩产千斤以上不在话下。村里的年轻人往往在外打工,年龄稍长者,便在家照看小孩,耕田种地,养一两头猪,养几只鸡鸭鹅,闲时到小河垂钓娱乐。吃的是自种的粮食和果蔬,纯绿色食品,家家户户丰衣足食,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尤其是近些年,国家让农民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政策像浩荡的春风,让农民吃了定心丸,很多农民回村种地,收入还算可观。

岁月如梭,逝者如斯夫!遥想孩提时代,我在村小学读书,依稀记得,大队部就设在学校的南头,还有医疗室、小卖部……那时大队部,装一台手摇电话。它放在靠近窗边的办公桌上,晚上调皮的孩子,把手从窗子伸进去摇着玩,有时拨通了公社里的总机,电话里传出声声暴吼如雷,一群淘气鬼则如脱兔一般,惊笑着从窗前四散逃开。那时,对电话颇感神秘,而现在,连村里的老人几乎人手一部手机了。

童年的记忆总是那么的清晰与深刻,我上三年级时,我们台子上,有家有钱人买了台12寸黑白电视机,晚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前往他家看节目,由于人多,有的老人自觉带着凳子,只记得屏幕有时不清晰,东家就把那个绑有天线的竹篙子扭一扭,大家才松口气,继续看。整个台上,男女老少云集,有时一看就到了深夜。大队如果联系放电影,像我们这些孩子,早早就搬着凳子抢位子去了,此时十里八乡都象赶集似的集合,那时也正是那些少男少女约会的契机,嬉戏的黄金时光。而现在家家有彩电,很多人家有电脑,甚至有的人家还在网上直播销售。记得我上四年级时,北台上买回第一台手扶拖拉机,附近的男女老少跑去看稀奇,那精神抖擞,笑得合不拢嘴的手扶拖拉机驾驶员,便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那轰隆轰隆响,冒着团团黑烟的“铁牛”,便是人们心目中的奇珍异宝。人们欢呼着、呐喊着,在手扶拖拉机的左右两边与后方簇拥着,奔跑着,蹦跳着。而现在村里的私家小车已有很多了。

记得小学毕业时,家里才用上照明电灯泡,比起父辈,我们有福气多了,因为做作业方便,不必点煤油灯了!那时的电是区公所的电站发的,电压很低,每家只准装两只25w以下的灯泡,为防止村民自换大瓦的灯泡,电站的管理人员在每只灯头的插口处都贴上了封条。而现在好多家庭电器应有尽有。前些年,新农村建设的强劲东风吹拂,村里的水泥路通了,尤其是“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工作队进村,小沟大河也都重新整治,两边镶了花砖,还制定了河长责任制。农民靠种植业、养殖业增加收入,每年每户都有一定存款。原来的庄稼汉,现在一个个都不亚于城里的上班族。义务教育阶段小孩读书基本免费,村里的医保报销比例正逐步上升,村民的养老保险也日益完善。60岁以上的老人,据说可享受一定的生活补助……儿时,缺吃少穿,现在,丰衣足食,高兴吃啥就吃啥。

昔日,条件好点的家庭,他们的“洋房”是“一面青”的盖燕子瓦平房。“一面青”指房子的正面是自家土窑里烧制的青砖,据说比红砖要好,其他三面及内墙均是田泥压制的土巴砖、或用杆子缠着草幺子的壁子,有的人家还用稀泥巴在上面刷上几遍,我想这样一是冬暖夏凉,二是怕火灾,三是平实、美观些吧。堂屋地面是土泥巴,用木头锤子慢慢捶打而成,空气干燥则起灰发裂,有的人家堂屋大,就会呈现很美的图案,煞是好看。有时空气潮湿,地面则冒小水珠子。记得上世纪70年代,在大兴垸东面挖红卫河,民工住在我家,只有开地铺,男孩子睡一边,女孩子睡一边,我记得,年长些的,总是在地铺下垫很厚的稻草。

现在,每家都是独院的漂亮楼房。我们村委会就在镇政府附近,开设有各类娱乐室等。老家还有一种习俗,宗族房头有时喜欢斗平打伙,亲戚朋友,父母妻儿,村里乡邻,兄弟叔侄,时常每户出一样的钱,由几个知名人士牵头,在一起欢聚会餐,大家相互敬酒,互话衷肠,和睦共处,尊老爱幼,蔚然成风。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去年清明节回乡扫墓时,正赶上了组里聚会,他们硬是要我去喝一杯,酒后,我口占一首:清明时节春暖阳,路上行人奔走忙。恭谢各位盛情宴,神喜人欢春满堂。

我的故乡黄歇口大兴垸,不仅是个地理名词,她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历代黎民百姓战胜自然的智慧和勇气,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今天的黄歇口大兴垸,已经成为这个产粮大镇的重要地标之一,人们将种植业与养殖业有机结合,打造湖乡水色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感受这片土地的魅力。

离开老家时,我依依不舍,举目大兴垸,我看到了晨曦撕开夜幕后的清晨,田野里那一串串悬挂在禾麦上的露珠,折射出朝阳那五彩缤纷的颜色;看到了雨后那赫然升起的七色彩虹,横跨在绿茵尽头;看到了夕阳西下时,乡间的小路上回归的牧童,摇响那串串鞭花时那一脸幸福;看到了田间地头锄禾的老农把带土的希望栽下时,那一刻的满眼慈祥……

故乡之恋,桑梓之情;串串脚印,悠悠往事;昔日田畴之乡野,今朝文明之村庄!大兴垸啊,你倩丽的肌肤,磁场强烈,不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缩影么?举目大兴垸,扑入你的视野的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深蓝色的天空下,宽敞的公路两旁绿树成荫,绸带般的村村通柏油路,延伸到不知名的远方,两边农田菜地生长着说不出名的无污染的绿色蔬菜,村委会前的公园里,老人们在强身健体,孩子们在玩耍嬉戏,广场舞悠扬的歌声此起彼伏,村头集贸市场商品琳琅满目,赶集的人万头攒动,新农舍高楼里飞出推杯换盏祝酒声,门前的小汽车有序排列着……我在寻思:在不久的将来,新农村不正是城里人憧憬与追求的伊甸园么?!

监利早酒赏析

□ 彭桂生

监利早酒绽奇葩,
文旅诗书秀玉沙。
百年陈酿飘醇香,
清朝史记传佳话。

依江傍湖万物生,
码头港口千帆发。
装卸运输添动力,
驱寒祛湿解疲乏。

水肥田沃赐稻菽,
琼浆玉液蕴古法。
江汉平原农产业,
鱼米之乡酒文化。

大店小肆满食客,
街头巷尾遍酒家。
晨曦破晓无虚席,
火锅沸腾有鱼虾。

谈天说地氛围浓,
品馐尝肴乡味佳。
东风食堂谢党恩,
一号虾铺颂中华。

宋家湾街叙旧情,
财巷面馆访大咖。
丰俭荤素君自便,
细酌慢饮乐无涯。

胜似皇宫享御宴,
犹如广州喝早茶。
愉己悦人皆点赞,
兴利除弊众相夸。

朝九晚五上班族,
休闲娱乐度节假。
小酌怡情勿过瘾,
防微杜渐忌酒驾。

狂喝豪饮实堪忧,
护肝保胃犹可嘉。
戒烟限酒享安康,
全家老少乐开花。

青苔上的年轮

□ 罗勋斌

监利的油菜花,如金色的浪潮,汹涌着将四月染得绚烂无比。我虔诚地跪在父母的墓前,指尖轻轻触碰那碑上斑驳的青苔——那是四十五载前,父亲木筏靠岸时,不经意间从江岩沾染而来的岁月印记。远处,东荆河波光粼粼,闪烁着过往的记忆,恍惚间,我又望见了1970年那场熊熊燃烧的火光,它将“上中农”的族谱无情地吞噬成灰,却永远无法烧毁母亲从灰烬中奋力扒出的那半本珍贵的《增广贤文》。

“功海伯的竹篙,又覆上了一层厚厚的霜花。”村头老杨叔的话语,宛如一阵清风,轻轻吹散了我的思绪。回想起1970年的腊月寒冬,父亲押运着满载松木的竹筏,从五峰历经千辛万苦抵达监利码头。那三十六根圆木,深深浸透了长江之水,每一道年轮都镌刻着父亲在甲板上仰望星辰的无尽岁月。母亲则举着马灯,坚定地站在码头之上,怀里紧紧揣着六个孩子补满补丁的衣裳,霜花悄然凝结在她的发间,宛如墓碑上经年累月未曾消融的皑皑白雪。

火塘边的夜晚,总是弥漫着红薯的香甜。母亲将野菜巧妙地拌入糙米之中,又在铁锅沿贴满了金黄的锅巴:“老三,多吃点,明天跟着你爹去拾螺蛳。”她的手掌虽布满裂口,却能在微弱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纳出匀称的鞋底。记得那个飘雪的夜晚,我啃着冷硬的菜饼,埋头赶写作业,母亲忽然掀开草帘,从怀里掏出一个热腾腾的烤红薯:“这是卫生所张会计给的,趁热吃。”那红薯皮上还残留着她的体温,如同一束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我学医路上第一个寒冷冬天。

1984年的陇新湖,芦苇荡摇曳生姿,父母弯腰垦荒的身影,仿佛矮成了地平线的一部分。父亲的解放鞋深深陷在淤泥之中,母亲的蓝头巾则在荒原上随风飘扬,宛如一面鲜艳的旗帜。大姐的裁缝铺里,缝纫机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小哥的刻刀在木料上灵活游走,绽放出一朵朵美丽的花朵。而我,则背着药箱走村串户,听诊器里跳动着的,是他们用竹筏撑来的晨曦之光。那年中秋,母亲将新收的芝麻炒得喷香四溢:“等老幺出嫁了,咱们就盖砖房。”然而,她并不知道,癌细胞已在她体内悄然肆虐。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她静静地躺在我为她调配的中药香里,轻声说道:“孩子,别哭,娘见过六零年的饥荒,什么都不怕。”她瘦得仿佛像一张纸,却依然坚持自己梳头,银发一丝不乱,展现出无尽的坚韧与优雅。辛丑年霜降的前夜,她忽然紧紧握住我的手:“还记得那场火灾吗?你爹赔光了积蓄,是村东头的李奶奶塞给我半袋大米。”话音未落,窗外的桂树便悄然落下了最后一片叶子,仿佛也在为她的离去而哀悼。

今年清明,孙辈们带着新的祭奠之物前来。长孙的无人机掠过墓碑,航拍全家福投射在电子屏上,小孙女捧着护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恭敬地压在碑前的玻璃之下。二哥的木雕工作室寄来了微型竹筏,复刻着父亲当年的航运路线,仿佛时光倒流,一切重现。我轻轻抚过碑上“罗功海 彭圣安”的刻字,忽然惊喜地发现,青苔的缝隙里竟嵌着几粒芝麻——定是去年撒供时不经意间落下的,此刻已悄然冒出嫩绿的嫩芽,如同生命的奇迹。

远处传来火车的轰鸣,兰新铁路的汽笛声穿越六十年的光阴,与南疆铁路的钢轨产生共鸣。母亲曾说,父亲的手掌像枕木一样坚实,如今,我的手术刀柄上,也磨出了相似的茧,那是岁月与责任的见证。江水依旧滔滔东流,载着木筏、竹篙、药箱,以及六个孩子从灰烬中顽强长出的年轮,向着未来奔腾而去。

暮色四合之际,大姐点燃了一支电子蜡烛,暖黄的光芒映照着父母的照片。父亲的粗布衫上,似乎还沾着铁路的煤灰,母亲的围裙上,仿佛还飘着野菜的清香。孙辈们在碑后种下一片竹林,风过处,新笋拔节的声音与远处的火车声交织在一起,宛如生命最古老的歌谣,悠扬而绵长,诉说着无尽的感恩与怀念。

还 粮

□ 高香莲

1980年的一个冬夜,雪光照得黑夜如白昼一般,爹身穿一件军用棉大衣,缩着脑袋,尽量把耳朵藏在竖立的衣领里,双手交叉胸前,套在左右袖口中,脚踏前人留下的雪窝子,一摇一晃地往家里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仿佛雪地流淌出爱的音符,欢快、缥缈、空灵……

“村里没有你不成了?小小芝麻官儿忙个啥!天寒地冻,不好好在家里猫着,冻坏了,看哪个天平兄弟、地平兄弟可怜你。”爹裹着一袭寒气进门时,娘的话虽然夹枪带棒,却顺手捧出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让爹暖了暖冻得发红的脸。

“孩他娘,咱俩是心有灵犀,我的确从天平家里回来,于情于理他的事情,我都该管管不是?”爹说。

爹的言外之意,娘自然是知道的。娘能顺利地嫁给她的意中人——我爹,多亏了天平的爹当时巧妙地撮合。再说了,爹作为一个大队的书记,他想让他的村民日头无虞也无可厚非。

“没有说不管,可他自己也要争争气,虽然没了老子,但是也老大不小了吧?你这么大时,大宝都有了,他倒好,不说没有成个家,连他病娘也照看不好,成天就想些偷鸡摸狗的事,没个正形。”娘数落着,有些愤愤不平。

“是哩,他爹要是地下有知,可能会再死一次,所以才要去帮帮他。”爹接过娘的话说。

“怎么帮?烂泥扶得上墙?”娘问。

“之前我找过他几次,了解过一些他的具体想法。种地,人手不够,也是,指望他一个人在地里刨食,一年到头,好就刨个口粮,见不着钱,没有了积极性,或许会更放浪。我是这样想的,先安排给村里烧窑师傅当学徒,事前,我和村长商量过了,窑厂按今年的销路,明年就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到时候,会缺少烧窑师傅,正好用上天平,这样一来,有利于他娘的病恢复,或许还能为他寻到一门亲事。”爹娓娓道来。

“当学徒?我堂弟想学,你没有答应哩。”娘不满意爹的安排。

“堂弟家境好,叔的豆腐坊开得热火朝天,机会比较多嘛!再说了,天平成人了,村里会少一个祸害,你说呢?”爹耐心地开导娘。

“好嘛,你咋想咋做,都依你!”娘拗不过爹。

“孩他娘,天下的女人就属你最讲道理哩!可眼下还有个难题,粮食……”爹是知道他的得寸进尺的,和娘商量得小心翼翼,“天平家今年的粮食还欠点,他开了这个口,我顺嘴就应了。”

“我们家没有余粮,你是知道的,你咋能自作主张地答应他哩?”娘急切地说。

“天平给我写保证书了,看!白纸黑字的,从今往后,走正道,做好人。”爹避重就轻地掏出一张纸,娘还在着急,只瞅了一眼。

“去你叔家借点?”爹明显底气不足。

娘没有说话,但是第二天,她还是从堂外公家借来了两袋黄灿灿的稻谷,这两袋粮食转手成了天平家的口粮。

第二年,天平叔在我爹的殷切希望和不断督促下顺利地完成了他作为学徒的使命,在烧窑技术方面能独挡一面了,爹也兑现承诺,力排万难让他做了师傅,他娘的病好了个大概,地里的活计有了些许起色。秋收后,天平叔差他的徒弟还来两袋粮食,袋子比去年借过去的大了一圈。

“天平兄弟好样的,实诚人哩!”娘眉开眼笑,忍不住夸了夸天平叔,顺手解开系口,往里一阵叭拉,越往下,娘的脸色越沉,“好你个天平,借你两袋颗粒饱满的稻谷,你不还,留个人情也成,偏偏还回来一袋瘪壳,啥人啊!”娘越想越气,也没有心情看第二个袋子了,索性不管不顾,一屁股坐在另一袋没有解开的粮食袋上,噘着嘴,一言不发。

爹回家时看见娘一副气鼓鼓的模样,问道:“咋啦?”娘没好气地指了指那袋粮食,“自己看!狗改不了吃屎,还这样的粮食我怎么还给叔?”爹也叭拉几下,娘的话没错,稻壳确实还不出手,爹忽儿对娘轻笑着说:“他就是一个混球,欠你叔的要还,先从家里搬两袋垫补上,你放心,我有空了找他说道说道。”

爹其实还想说:“这小子一年来的表现可圈可点啊!”爹没有说出口,是在顾及娘的情绪。

“今年我们家就该缺粮了……”娘气得直掉眼泪。

“嫂子,错了……错了!”娘的委屈被天平叔的喊叫咽了一半,娘抬眼望去,不远处的天平叔,肩上扛着一个大袋子,袋子的样式、颜色和娘屁股底下的几乎相同。

“嫂子,都怪我,没有亲自还过来……这不,不是我娘让我拿瘪壳去给猪仔碎糠,还不知道还错了哩……好险,我正人君子的形象,差点毁在这袋瘪壳里了。”人还没有进门,天平叔气喘吁吁的自嘲式地检讨。

爹和娘面面相觑,为了打破尴尬,异口同声地说:“浪子回头,立地成佛了!”

“善哉!善哉!”天平叔放下袋子,附和爹娘的话,甚至调皮地作了个揖。

后来,天平叔结婚了,再后来,他家迎来了一个奶娃娃……

他家奶娃娃出生时,我娘生下了我,娘生我时,已经是大龄产妇了,爹想了很多办法,奶水依然不够,娘急了,糖水、米汤轮翻上阵,可是我嘴叼,娘喂,我光嚎,我只认母乳。

天平叔知道后,接过娘手中的我,塞进天平婶子的怀里。据娘说,喝过天平婶子的奶水后,我笑了,但是天平叔从此多了一项任务,每天早起为他家的奶娃熬米汤、调糖水……

“天平兄弟,没白疼!”爹说。

鄢铺渡口

□ 曾 鹏

湖北监利城西,有一处鄢铺长江汽车渡口,这是监利通往湖南华容湘鄂两个县城的唯一纽带。

还记得从部队回来初到渡口所报到的那天,同事们指着这些汽渡船舶说:“这船上装着半部监利历史和我们的青春年华。”

后来,我渐渐习惯了与长江为伴,与风浪共舞,惯看了无数的日出日落。

渡口两岸的风光,是大自然馈赠的绝美画卷。江北监利的土地上,江汉平原肥沃的田野一望无际,四季更迭,色彩斑斓。春天,金黄的油菜花肆意绽放,微风拂过,花浪起伏;夏天,碧绿的稻秧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茁壮成长,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秋天,沉甸甸的稻穗笑弯了腰,一片丰收的景象;冬天,皑皑白雪覆盖大地,静谧而安详。江南的华容,山峦起伏,郁郁葱葱,与长江的浩渺江水相映成趣。山水相依间,飞鸟掠过江面,留下清脆的鸣叫,为这宁静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灵动。

这条大江承载了太多故事,而我和渡口的故事,不过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但我知道,正是这无数朵浪花,才汇聚成了长江的壮阔。

在长江渡运的日子里,有过风浪,有过平静,有过汗水,也有过欢笑。长江,也用它的宽广与包容,教会了我责任、奉献与担当。

江水教会我许多事,它从不为谁停留,却让我在渡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守护下来。数十年渡口生涯,我见过太多奔赴与归返。

鄢铺渡口,它就像人生的一个纽带,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梦想与现实。

时光如长江水般匆匆流逝,在鄢铺渡口度过的日子,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渐渐远去。那些忙碌的渡运场景、那些与同事们欢笑的瞬间,都成了记忆,将永远陪伴着我,如同长江永远陪伴着渡口。

其实,人生也是一场渡运,我们又何尝不是这世间的过客呢?

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们也像在鄢铺渡口迎来送往的人们一样,不断地上演相遇与离别,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或许,每一次渡运,每一段经历,都只是人生的一个站点。

唯有渡口的长江之水,不知疲倦地东流而去,带着千年的沧桑与历史的厚重,奔腾不息。

征稿启事

《监利新闻》文学副刊,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主,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

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作品必须原创,不得抄袭、剽窃;

三、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读书笔记、影评)为主,题材不限,5000字以内,书法、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

四、凡向本平台投稿,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

五、来稿请附作者简介,不得重复投稿。

投稿邮箱:556436@qq.com